

# 梁家堂

吴梅英

在老家龙井,梁家堂位于溪北偏西方向,紧邻我曾经居住的老屋。当幼年的我不断往梁家堂跑时,我并不知道,眼前的房梁、板壁、窄门、屋瓦,都将折叠进我随身携带的木箱子,跟我离开龙井。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到过许多地方,在一些深宅大院停留,我的手抚摸过古旧宅梁、雕花门窗,曾经赞赏、惊叹。夜深人静时,我又习惯性打开我的木箱子,一遍遍审视、触摸。梁家堂,就这样温暖着我的梦境。

梁家堂最热闹的,当属腊月。年关将近,爆米花的日子来临,林美爸在梁家堂里摆出他的风箱和爆米花机。随着爆米花机第一声爆响,全村的孩子一起涌进梁家堂。有从南面大门跑进来的,有从西面小门进来的。大家围在林美爸的爆米花机周围,在他的笑谈声里等待爆米花机第二声爆响。林美爸不时看一眼机器上的时间显示表,到点了,他两手一起使劲,按下爆米花机,像按一头小兽。粗黑的麻袋早已放置一旁,小兽被按进麻袋里,嘭的一声爆响,麻袋气孔大开,甜香的气息散发开来,空气像被震碎的玻璃,明晃晃地,似有无数碎片落下。捂着耳朵的手缓缓松开,很快的,大家又围拢来,潮水一样,向着麻袋里白花花的爆米花生涌。林美爸抖动热气腾腾的麻袋,拎起袋子,将爆米花倒进人家拿来的米筐里。袋口太大,林美爸的动作有些豪放,几颗爆米花落在米筐外的泥地上。许多只手飞快伸过去,还散发着热气的爆米花,很快落入身手敏捷者的唇齿间。

林美和我姐同龄,她家住在梁家堂天井东面角落里。林美妈跟我奶奶关系好,我常跟着奶奶在她家吃茶聊天。她家靠路面的泥墙前摆着一张八仙桌,

墙上开了一个窄小的方形窗子。有时候,我奶奶在他们家墙外路上晒衣服,会隔着窗子同林美妈说话。一堵泥墙,两个女人,一里一外,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阳光落在泥墙上,很亮很亮的阳光。

梁家堂里和我要好的女孩,是美香和左英。他们两家对门而立,在大堂两侧。左英家三男一女,美香家三女一男,两家八个孩子,进进出出,热闹得很。但我只找美香和左英。那时候,我们玩得最多的是唱戏。美香小我一岁,皮肤白净,适合扮演小姐、梅香。记得有一回,我们从山上折了一些绿丝一样的叶子,插在她头上,似流苏垂在前额,好看极了。美香安静地坐在木头上,黑色的眸子一闪一闪,像极了戏里美丽的小姐。但如果左英一起,小姐的角色就由左英扮演。左英与我同龄,身量苗条,姿容俏丽,能唱很多小姐的戏文,记忆里尽是她扭动纤腰嗲嗲呀呀唱戏的情景。小时候我跟左英关系很好,有一年,给她吃了许多大饼。在我们村,男人出门做香菇回来,是要给村人送大饼的。我们家,送来的大饼全存放在一个大陶罐里。那年的大饼特多,大陶罐都要装满了,我几乎天天从陶罐里拿大饼吃,每次我都将大饼分成两半,半个左英,半个自己。后来,她不知怎么不跟我好了。我气愤不过,恨恨地说,我每次大饼都分给你半个。忘了左英是什么表情,反正我说完这话之后,心里还是有点羞愧的,大约也知道给出去的东西再提起有些不好。只是实在不能接受现实,想挽留她的友谊,才不得已孤注一掷,将曾经的付出像一个秤砣那样重重抛出,试图砸醒她的良知。这样

笨拙的伎俩,成年后的我还一再使用,当然,没有一次奏效。

和美香最亲密的交往,当属两人合挑一担笋去蛟坪。那是我们俗称的白笋,由新鲜的笋放木桶里压制而成。是谁收购了村里的白笋,请村人挑到蛟坪出售,按所挑笋的斤两给村民工钱。左英是自己挑了一担去的。我体弱,一人挑不了。美香人小,我们俩合挑一担。十里的山路,两个人有说有笑,你一程我一程就挑去了。路很陡,美香的笑容很甜,汗水浸润下的皮肤很白皙。她说话的声调,清润婉转,十分动听,削弱我挑担爬坡的疲惫。“上坡我多挑一些没事。”我对美香说。美香跟我一样,小时候有哮喘,经常呼噜呼噜,像只小猫。我比她大一岁,貌似多了几斤力气。“那下坡我多挑一些。”美香很开心。

到了蛟坪,将白笋过秤,拿了工钱,挑了空筐筐往回走。桥头处,遇见个卖苹果的老板,一堆烂苹果便宜处理。两个人很开心,用还没分的工钱,一起买了袋烂苹果,拎在手里一路吃一路走。美香吃了一个就不吃了,嫌烂苹果太粉,我一连吃了几个,美香也不计较。

这是很愉快的记忆。后来,我和美香还合买过一毛一包的瓜子。两个人买了瓜子,跑到学校教室里,趴在课桌上,将瓜子全倒出来,一颗颗数。一百多颗,细细数着,平均分出两堆,装到各人的口袋里慢慢嗑。友谊的长城,就这样在一次次合作中绵延。

美香家隔壁住着学荣家。学荣是我同学,曾经同桌。有一回,我患腿疾,走不动。一放学,同学们都站起来准备回家。我坐在凳子上,焦急地等奶奶来背我回家。学荣站在我身边,收拾书包

欲走,看看我,笑着大声说:要哭了,要哭了。他的声音吸引了周围同学的目光,大家一起看向我,哈哈大笑。我又急又羞,哇的一声哭起来。这是我记忆里学荣最调皮的时刻。其实,学荣是个温和实诚的男孩,极少像其他调皮男生那样欺负我。他们家四姐妹,两男两女,学荣是老二。跟林美家一样,他们家泥墙紧邻小路,走在路上,可以听见墙内他妈呼唤他们的声音。他爸很少说话,常可以看见他挑着畚箕,在梁家堂进出。

有着很多孩子的梁家堂,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几次。我随意走进一个人家里,无所事事地停留。有时候,会跟他们一起捉迷藏,玩一些女孩子的游戏。他们的妈妈总是自顾自忙碌着,好像有干不完的话。偶尔,学荣妈会从美香家窗下走过,走到大堂边,站在那里微笑着看我们嬉戏。林美妈常站在她家栅栏门前,隔着天井朝大堂这边看,她的脸上,是一副无所思的慈祥模样。

我模糊的记忆里,梁家堂小门进去的窄道上,住过根芝一家。我奶奶似乎跟根芝娘要好,我有着跟着奶奶在他们家停留的记忆,他们家的泥地干净、黝黑。后来,他们家搬到桥那边榷树下,那扇门从此关着,仿佛从未有人开过。

如今每一次回家,我总要走进梁家堂。在一扇扇紧闭的门前,寻找曾经的人声。天井上四角的天空还在,门口觅食的公鸡母鸡还在。梁家堂,却空了,哑了。只有学荣患病的妈妈,偶尔站在大堂里,微笑着看向我,招呼我进屋吃茶。还有一次,遇见学荣爸爸,挑着畚箕,一步一步,走进梁家堂的大门。我赶紧打开相机,拍摄下这温暖的梦。

## 露营炉西峡

赵国新

清晨,我被鸟鸣声唤醒。帐篷就扎在溪边,离对岸的山崖丛林不过四五十米,鸟鸣声从对面树林里清晰地传过来,唧唧、啾啾,有的清亮,有的尖细,有的短促,有的从容。这是一个清晨大合唱,我不知道它是何时开始的,当我被唤醒时,已达到了高潮。我仿佛看见每一根树枝的每一片叶片下面,都栖着一只鸟儿,正引颈伸脖,使着最大的劲儿歌唱黎明的到来。

我就这样被鸟鸣声唤醒,时间刚过5点。在家里,这个点还是在睡梦中呢。小区的绿化树上也是有鸟的,但有钢筋水泥墙和双层隔音玻璃阻隔,本就势单力薄的鸟鸣声更显得单薄。哪像现在,百鸟歌唱,万声齐鸣,合唱的旋律如山中的晨雾一般,不由分说地向帐篷包抄过来。

该有喜鹊吧?我想。因为小区常有喜鹊出没,我熟悉了它的“喳喳”声。可是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喜鹊喜欢在人类聚居的地方出现,在这远离人烟的大峡谷中,怎么可能会有它的身影呢。正这么想着,一阵“喳喳”声,从对岸响起,愈来愈真切,从我们的营地上空掠过,消失在空谷中了。我听得真切,而感觉却恍恍惚惚的,仿佛在梦境中了。

再过几天就是立夏了,“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这春夏之交,正是布谷鸟活跃的时节。“布谷——布谷——”声音响亮而悠长,对一个鸟类知识缺乏的人来说,没有比布谷鸟的鸣叫声更好辨识的了。我侧耳细听,却没有发现。刘基有诗云:“布谷催耕最可怜,声声只在绿杨边。”大峡谷中长的都是粗壮遒劲的大树灌木,不见纤细婀娜的绿杨,自然也不会出布谷鸟,但我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在清晨,炉西峡奉送的这一席天籁盛宴,已是奢华得很了。

炉西峡奉献出的饕餮大餐,还不止于此呢。清晨醒来,我睁开眼时,着实吓了一跳。在我的眼前,是一片湛蓝湛蓝的穹顶,像是一个梦幻般的蓝色水晶世界!穹顶外缀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像是星星,又像是千万个空透的精灵,趴在外面,眨着调皮的眼睛向里面窥视,七嘴八舌地喊道:“起床啦,起床啦。”蓝色天幕就在眼前,繁星点点,触手可及!我情不自禁地伸出一个手指,轻轻一碰,水珠簌簌滑落。这真是个独特的体验,也是露营的魅力所在吧。

露营,自然更不能错过晚上美景,最好是朗照的月夜,或者是密布的星天。然而这次,是阴雨多云天气,吃了晚饭,就见月亮挂在中天,像是半块覆了几层保鲜膜的蛋糕,模模糊糊的,天地也是混沌,没有多少景致可以观赏。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朋友们可以坐在一块专注地聊天。我们天南海北地胡乱说着话,不时爆发出的夸张笑声多次惊得飞鸟扑簌簌地起飞。“月晕三更雨”,晚上九点多钟,零星的雨点到来了。我们都钻进帐篷,不一会雨点密了起来,蚕食桑叶般,窸窸窣窣。我忽然想起一则轶事来,说是美学家朱光潜有一次在自家小庭院中散步。秋天里,地上积了一层落叶,同伴欲清扫,被谢绝。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就能听见雨落下的声音,风卷起的声音。”不愧是美学大家,他们用整个身体来体认这风雨尘世!我们这群好友心存露意的愿望久矣,可到今天才得以实现。现在,我们横卧在帐篷里,与夜雨不过一臂的距离,我们何曾如此全身心近距离接近大自然,这场夜雨何尝不是我们等了好久才存下的雨滴呢?它濡湿了我们的面目和心事,我们的生命也变得滋润和饱满了。

天亮时,雨已停了,经过夜雨洗涤的炉西峡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白水横流,整个河床都变得珠烁晶莹;丛林被洗刷得青翠水绿;山崖上这儿一簇那儿一簇地点缀着杜鹃花,娇艳欲滴,分外抢眼。大小女人们起床了,来到溪水边洗漱起来,明眸映照碧波心。远处,晨雾升腾,萦绕在大山峡谷之间,仿佛是炉西峡倾情奉献给人的柔情。六年前的国庆节,我们就慕名来到这里,一见钟情,这次我们又赶到这里,风雨无阻,仿佛在赴一场恋人之约。当我们再次离开,爬了六公里的蜿蜒山路来到西山村,回望峡谷,峡内依然云雾聚集,那是我们对你的眷恋呵,炉西峡!

## 老茶把

陈志宁

一般的人,是喝不到“老茶把”的。而我今年却能有幸白天上山采摘,当天炒制,当晚就品尝到这种“老茶把”的滋味。喝上一口“老茶把”,冲鼻的清香,溢口的清甜,舌上生起津来,如泉涌,久久不歇……果真与其他的茶有所不同。

要说“老茶把”的不同,先要说它的采摘期。江南的茶农最注重清明前去采茶,在茶树冠的顶部,采下的嫩芽,制成的茶叫“明前茶”,投到市场里,卖得也贵;其次,是清明后,这十多天前,在茶树冠的上中部采的芽,我们大部分人喝的都是这种茶。而“老茶把”是被茶农采了两道茶后,已离清明一个多月了,在茶树冠的下部新长出的芽,这种芽的茎很长,通常有三寸的样子,长出的嫩叶却只有两到三片,肥而大。茶农说,离清明时间太长了,采的茶,形状不好看,味道也不好,通常就弃之不采了。这也是人们喝不到“老茶把”的原因。

可是,殊不知,真能采到“老茶把”,并将之炒制出来,虽然看着那形状面貌粗犷又丑陋,但你只要不计较,坚持烧水冲茶,吸在嘴里,品在口中,那滋味,却真叫沁人心脾,会让人想起“把茶冷眼看红尘,借茶静心度春秋”的诗句来了。

然而,采“老茶把”,炒“老茶把”,能做到也非易事,这可要靠机缘巧合了。今年清明后的十天里,朋友带我到青田溪陈山头村春游,看到那高山的田岸上,生长了一株村民放养不管的茶树,忍不住学其他人一样,采起了茶,不一会儿功夫,居然采满了一塑料袋。回到家里,按朋友教我的法子,支起铁锅,用煤气灶最小的火力,将青茶倒进锅里,用手不停地翻炒。炒着炒着,青茶变颜色了,渐渐变成焦黑了,满屋子弥漫起浓浓的茶香……生平第一次炒茶成功,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特别是直到晚上入睡前,拿炒茶的手,放在鼻子上一闻,那个茶的香,还是浓烈万分,久久不散。五一长假的第二天,我来到地处高山的鹤城陈岙底村,在一片油菜花的田埂上,又看到了村民的一株株茶树。同样的,忍不住又去采起茶来。可是这时离清明将近一个月了,采的就是这树冠下、树根部的“老茶把”。回家后,又凭借着之前学会的炒茶手法,当天炒出了老人所说的“老茶把”,当晚就尝到了它那独特的风味。

如果说,自己不会采茶和炒茶,那么,世上有一种茶,叫“老茶把”,只能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而我们这些个后辈就要与这种茶擦肩而过了。可见,事事亲自动手尝试是多么重要。



舞 奇宁 摄

## 云水发端处

张应杭

云和的云水佳境又岂止在梯田,岂止在十里云河,岂止在云曼酒店和云栖小屋,岂止在白鹤尖。在云和与龙泉交界处的柳坪村,也隐藏着这样一个云水美景——夏洞天。这是一个外地游客来游览云和山水,常常会忽视的景点。

关于夏洞天曾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云和县志》记载:有一柳姓女子在溪边洗衣服时,一时好奇误吞了龙卵,孕育三年后,生下龙子。龙子渐渐长大,一日携母飞抵赤石麻坪的一处深潭成仙而去。啧啧称奇的村民自此称该潭为柳姑潭,称该地为仙人洞。后来,村民们还自发集资修建了龙母宫。

这便是夏洞天的由来。据史料记载,那句“云和出真龙,龙母在赤石”的谚语在清同治年间便开始在民间流传。

神话毕竟是神话,自然当不得真。1992年的暑期,因我分管的工作中包括工会旅游一项,便组织了一次全院教职工的云和游。当游至夏洞天谈及龙母的神话传说时,我们中文系一位研究民间神话的老师解释说,对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之龙的诸多传说往往都出自江河湖海之畔的民间,这正好证明了神话传说其实是有着现实生活影子的。据此,他认为在云和这么好的云水之地如果没有关于龙的传说才是不正常的。

那一天,原本习惯于正襟危坐的老教师们一反常态,大家在柳姑潭戏水、打闹,在龙母宫边上垒灶做饭,用夏洞天

清冽的泉水泡杭州带过来的龙井茶……我们度过了异常开心、自在、欢悦的一天。

记得从夏洞天返回的途中,正是晚霞布满天际时分,红彤彤的云霞倒映在水田里,与远处的几缕袅袅炊烟交相辉映,很有几分“烟村三两家,几处互云霞”的意境。

2019年的夏天,因为云和“和文化”课题的调研需要,我带着几位研究生再次来到了夏洞天。在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大雨之后,我们发现重现的阳光穿透密密匝匝的丛林,一缕一缕地投射在柳姑潭清澈的水面上。水面因为有瀑布的倾泻,水便温柔地涌动着,波光粼粼,景致堪称绝美。

雨后阳光乍现的夏洞天,水是灵动的,水面上升腾的雾霭是流动的,甚至穿过密林那斑斑点点的阳光也随着清风起舞的枝干和叶片而美美地晃动着。唯有山在静静地矗立着。面对着这一幅动静相宜的自然美景,蓦然间,袁枚的诗句便浮现在我脑海里:“雨过山洗空,云来山人梦;云雨自往来,青山原不动。”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古诗。此前我一直不明白在那么多古诗词中为什么唯独偏爱此诗。在夏洞天的此时此刻,我找到了答案:因为它总能撩拨起我对故乡云水地的那一缕浓浓的乡愁。

我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云水佳境的源头:那潭中不断泛起的氤氲,升腾为弥漫的云烟,飘飘荡荡地散落在丛林之间,回绕在层层叠叠的山峦之巅,云遮雾绕的“云”景由此发端;那清冽冽的潭水,即便是干旱少雨时节也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溪谷,以涓涓细流汇成了八百里瓯江的波澜壮阔,桃花流水的“水”境由此发端。

也是由此,我一下子理解了王维为什么会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句流传后世。后人习惯将其演绎为人生无须害怕山穷水尽,只要心态好自然会有云兴霞蔚,彩虹贯日的好时光。我倒觉得这一诗句也许就是诗人流连山水时对云与水的一种自然和本然的描绘。用这两句诗描写眼前夏洞天的水与云可谓最贴切不过。

的确,对于云和的云水佳境,我常恨自己没有苏东坡那样的名气与才情,如果有,我会像大学士那样以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类的诗来让云和的云水美景闻名天下。同理,或者如果有如米芾那样的名士气概和书法功力,我一定会模仿他在武当山写上“第一山”那样,在云和湖畔或高速出口找一块巨石,龙飞凤舞地写上“第一云水地”这样几个大字。

我甚至推想,云和人那一份被外人称羨的“灵范”,也许正是云的睿智和水的灵性赋予的。